

整本书阅读指导的百年经验与启示

● 张伟

摘要:整本书阅读遭遇了“不愿读”“读不完”与“读不好”的困境,整本书阅读指导需要针对这一现实,借鉴我国自新学堂建立以来百余年间积累的经验,探索“以书激趣”“汇言成海”“实质性指导”等具体办法,并在提升整本书阅读指导的高度、盘活内部改革资源与提高自身的整本书研读能力等方面狠下功夫,才能真正走出整本书阅读改革的困境。

关键词:整本书阅读指导;百年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9)08-0005-06

整本书阅读虽然在近两年受到热捧,但在具体实践中却遭遇了不愿读、读不完和读不好的现实窘境。不愿读,是阅读动机问题;读不完,是阅读时间问题;读不好,是阅读质量问题。整本书阅读指导必须有利于解决这三大问题,才能把新一轮课程改革中的这一亮点真正点亮。我国自新式学堂建立以来百余年间探索出的整本书阅读指导经验,为解决这三大问题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一、发掘书中的趣味因子,变“价值说教”为“以书激趣”

要走出“不愿读”的窘境,需要在阅读指导中加大激趣分量。不少老师为此采取了各种措施:有的反复阐释阅读整本书的意义,力图以价值说教激发阅读的内在动力;有的把阅读整本书纳入高利害考试,以升学等切身利益激起学生的阅读愿望;有的实施“小组共同阅读、捆绑评价”制度,以团队建设的方式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有的建立阅读积分和免考制度,以“阅读之星”为榜样引导学生的阅读兴趣……其中,以价值说教最为常见。不少老师或通过自己反复宣讲,或引导同学讨论,或借助阅读榜样的现身说法,让学生明白阅读整本书的价值,力图从内心深处激活学生阅读整本书的动力。这些方法虽有一定效果,但难以保持学生长期阅读的热情。因此,要解决

阅读整本书的动力问题,需要充分发掘书中的趣味因子,从“价值说教”转向“以书激趣”的阅读指导,才能用书的魅力激活学生的阅读动力。为此,我们的先行者探索出了如下经验。

(一)寻找书与人的兴趣联结点

兴趣因子,是能激活学生阅读兴趣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点。每一本经典都有属于自己的趣味,每一个学生不同阶段可能拥有不同的兴趣点。如何在众多经典中发掘学生可能感兴趣的因子,以此选择与合理安排阅读内容,需要我们研究和找准书与人的兴趣联结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段力佩先生在上海育才中学掀起了阅读整本书的改革,用很少的时间让学生学习完教材后,引导学生系列化地阅读整本书。“初一学《西游记》《水浒传》,初二学《老残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初三学《红楼梦》《三国演义》……高中以司马迁《史记》中的列传为主,加学《战国策》等论说散文。”^{[1]18-20}他这样安排的目的,是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阅读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作品,并为下一个阶段的阅读做准备。“因为《西游记》是一部优美的童话,适合刚从小学升上来的初一学生学。《水浒》则已由人妖之间的神话幻想转向现实社会……而《老残游记》则让学生们在学过《水浒》,熟悉了贪官污吏鱼肉人民、官逼民反的基础上,进一步认

识封建社会里还有某些个所谓‘清官’,实则是酷吏的残暴昏庸的虐民行为,进一步扩大学生的视野……《三国演义》虽还有古代白话小说的痕迹,但基本上已属浅易文言,放在初三下学习,作为进入高一学《史记》的过渡……”^{[1]18-20}段力佩先生精心安排阅读内容,让书中的兴趣因子与孩子的兴趣点高度吻合,指导学生在趣味与趣味的摩擦中点亮阅读的愿望,收到了很好效果。

(二)指导学生活化书中的兴趣因子

在找到书与人的兴趣联结点后,要着力指导学生活化书中的兴趣因子。从百余年间的经验看,主要突出了四个方面的指导内容。一是重构。指导学生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构书中的世界,让静态的文字在头脑中活起来,在身临其境中发现文字的趣味。二是还原。指导学生把自己重构的世界和作者想要表达的世界进行比较,在读者和作者的交汇中还原作者的趣味。三是联结。指导学生把书中的“趣味”和生活中的“趣味”联结起来,把书中的趣味活化出生活的味道来。四是转化。指导学生把书中的趣味与生活的趣味转化为自我的趣味,在自我趣味的感受与发展中活化书中的趣味。

段力佩先生在让学生感受和重构了《西游记》中神奇瑰丽的想象世界后,指导学生“将已有的感性材料重新配合而创造出以新形象孙悟空为主角的《孙悟空东游记》小说、故事。学生们饶有兴趣地写出了一批有质量的“故事新编”:有介绍学校生活的《孙悟空游育才》,有妙趣横生的《孙悟空游上海动物园》,有展望世界局势的《悟空阿富汗之行》,有憧憬21世纪现代化美景的《师徒游宇宙城》……有的学生续写《西游记》,还有的学生开始创作科学幻想连载小说、科学惊险小说等”。^{[1]18-20}在学生兴趣高涨之后,段先生因势利导,“让学生写些简单的人物评论”,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复述章回内容,分角色朗读小说,让每个学生开口”,让学生“在家里或里弄里,主动对弟妹及周围的小朋友绘声绘色地讲述《西游记》故事……”^{[1]18-20}重构、还原、联结与转化等活动活化了书中的兴趣因子,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指导学生延伸和质疑书中的兴趣因子

在活化兴趣因子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延伸、质疑,

有利于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兴趣因子的独特价值,进一步激发探究的欲望。胡适先生说:“《西游记》前八回是神话小说,《儒林外史》写严贡生与严监生的家事,是社会小说。都是诙谐,却有不同;都是描写,却又不一样。例如,《西游记》写天上的一件极庄严的宴会,却被一个猴子闹得天翻地覆;无上尊严的天宫,经不起一个猴子的捣乱,这种文章自然很好看;但是教员应该使学生讨论:这八回的文章为什么好看?为什么令人发笑?为什么看了不肯放手?又如严贡生临死的时候,却出二个指头,不肯断气。教员应该使学生懂得这种文章的好处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若是做小说的‘过甚其辞’,为什么我们看了觉得有趣。此外如一切布局、描写、用意、人物,都可以做讨论的内容,或则再加以批评。”^{[2]119}这一例子启发我们:不同学生对同一本书感兴趣的点可能有所不同,我们应抓住学生感兴趣的点,指导学生进行延伸、比较、质疑,拓展自己的兴趣,形成自己的思考,才能激活持续阅读的兴趣。

二、向内拓展阅读空间,变“就书论书”为“汇言成海”

整本书阅读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时间。不少老师引导学生见缝插针阅读规定内容,变整本书阅读的“整存整取”为“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并想尽办法与班会课、学校大型活动、社团活动等整合,在学校的“公共地带”或学生的假期中挖时间。但是,学校的“公共地带”越来越窄,其他学科对学生的各种假期也紧盯不放,“向外要时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张志公先生于1993年就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语文课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多授课时间,学生们生活在语文的海洋里,需要的是各种有关方面——报纸、广播、电视、电影、话剧等所谓新闻媒体散布的语言,孩子喜爱看的一些杂书以及各种文学作品所散布的语言。如果不仅仅是规范化的并且是优美的,熏也把孩子们的语言能力熏高了。反之,学校里语文授课再加几倍也教不好。”^[3]整本书阅读也如此。在学校或学生缺乏整块阅读时间的情况下,增加阅读时间已不太可能;如果处理不好,即使增加了时间,效果也未必能尽如人意。因此,我们要从“向外要时间”转为“向内拓展阅读空间”。向内拓展阅读空间的关键,是变

“就书论书”为“汇言成海”,推动语文教学的自身改革,改变“为读整本书而读整本书”的“就书论书”状况,通过整本书这一媒介,创造出语言的海洋,进一步散发语言的气息,让学生被语言的海洋包围着,被整本书的气息熏陶着,才能指导学生在有效的时间内读出整本书的功效果来。

(一)系统设计,化整为零

新学堂建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整本书是国文教材的基本形式,这一时期主要在系统设计和化整为零的指导上下足了功夫。一是阅读内容的系统设计。指导学生循序渐进地阅读儒家经典,把每一时段阅读的儒家经典汇集成语言与思想的海洋。1902年制定的《钦定小学堂章程》和《钦定中学堂章程》要求每周三个必修课时讲读整本书:小学阶段讲读《诗经》《礼记》《尔雅》《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初中阶段讲读《书经》《周礼》《仪礼》《周易》等。二是化整为零地指导阅读数量。指导学生日积月累,不间断地受到汉语和儒家思想的熏陶。如1904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和《奏定中学堂章程》要求:除假期外,“第一年,每日约读四十字,共读九千六百字;第二年,每日约读六十字,共读一万四千四百字;第三四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四万八千字;第五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二万八千八百字”^[45],高等小学堂四年内精读《诗经》《书经》《易经》共计十一万五千二百字;中学精读《春秋左传》《周礼》共二十四万字。三是督促学生巩固汇言成海的成果。这一时期,中小学每周用六点钟精读每本书,在此基础上,小学每周用六点钟中学三点钟挑背和讲经,每天还必须温经半点钟。面对艰深繁多的经典,化整为零,每天只读几十或百余字,日积月累,汇成了语言和思想的海洋,熏出了不少栋梁之材。

(二)课时分段,优化结构

课时分段,是把规定的课时分成单篇阅读和整书阅读两个时段。徐振维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在上海市推行了“扩大阅读,课时分段”的教改实验。“初中语文的六节课,以四、二分,高中语文的五节课,以三、二分。前面的四节或三节,作阅读教学或作文教学之用,后面的两节作扩大阅读之用”,“阅读

教学、作文教学只允许在规定的四节或三节课进行,决不允许延伸到扩大阅读的两节中去。扩大阅读的两节课只允许在教室,甚至在图书馆或阅览室去让学生读课外书籍,不得做其他之用。读物可以是学生自选的,也可以是老师指定的”。^[5]实践证明,缩减单篇阅读的教学时间,不但大大拓展了学生的阅读面,保证了阅读整本书的时间,而且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语文成绩。

(三)“质”“量”兼济,分类指导

陕甘宁边区语文教育改革家郭绳武强调:“精读中所吸收的养料,在质的方面是比较全面的,但在量的方面显然还不足,必须靠略读去补充。”^{[2]957}但精读和略读的功效果各有不同,所花时间和指导重点也应有所区分。现代著名教育史专家陈东原先生在1923年就明确提出:“有一些书是只要涉猎一遍就可以的。大概这一类所可取材的,大部分在含意,其次就是结构。有一些书是非要精读不可的,那是因为它描写的精到,叙述的美丽,或是结构严谨,含意深刻,辞章秀好,这两种全有不同的性质,我们所得的也不同。”^{[2]294-295}

现代语文教育家张文昌于1927年提出了精读和略读的不同指导模式。精读的指导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功课指定:注意文意之了解、章法、结构、修辞,有大纲使学生有充分的课外预备和课内解释;第二步,功课讨论:注意作意之了解,作者之作意及动机,使学生有批评的眼光与手段;第三步,功课考问:注意学生之了解与纯熟,有朗诵、默写、问题、口答及笔答,使学生能记得其紧要处,精彩终身不忘”;略读则采用“分组、集会、笔记”三种方式组织阅读活动,^{[2]341}以发挥精读和略读在汇言成海中的不同功能。

三、提高阅读指导的专业化程度,变“形式化指导”为“实质性指导”

具备了一定的动力和时间后,需要提高整本书的阅读质量,解决“读不好”的问题。“读不好”主要体现在“读不懂”和“读不深”,“读不懂”会降低学生理解文面意思的程度,“读不深”会妨碍学生有深度地把握书中意蕴。虽然导致学生“读不好”的因素有很多,但阅读指导的专业性不强,停留在浅层次上的形式化指导如隔靴搔痒,不能把学生从文面引向文本

深处,不能给每位学生提供持续阅读的专业性支持,是最重要的原因。因此,要解决“读不好”的问题,需要传承和发展百余年来积累的专业化指导经验,从整本书阅读的“形式化指导”转向“实质性指导”。形式化指导,是指仅在读多少、怎么读,如何组织读书活动,如何激励学生讨论,如何制作读书卡片,如何检查读书笔记等形式上进行指导。学生虽然做好了这些,但依然读不懂、读不深,这就需要对实质性指导。实质性指导,是就如何正确把握文面意思、深层挖掘文本意蕴,用好用活阅读成果等问题进行专业性指导,给学生提供走向整本书深处的专业钥匙。

(一)专业性地讲,为学生提供读懂整本书的知识支架

专业性地讲,是精准选择专业知识和把握学生阅读需要,并将两者联结起来的指导方式。

首先,讲授精要的专业知识。在学生读不懂时,给学生精要讲授正确而恰当的专业知识,让学生利用专业知识这把钥匙打开整本书。教师讲经时,“先明章指,次释文义”^[45]，“于读某经时,略为解说其字义章指;按诸实事,譬以物理,晓以俗情”^[46]。1904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明确指出:为儿童讲经时,要“使儿童易解,令圣贤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儿童初开知识之本”,“尤不可务新好奇,创为异说,致起驳杂支离之弊”^[45]。章旨、文义、正理等开学习之本的知识,是教师需要讲解的专业知识。

其次,精准把握学生的阅读需要讲授相关知识。“读本首选义,义有深浅,而文无深浅。例如《论语》之文,非不明白易晓,惟其义至深,故儿童苦之。与浅人作深语,岂必文字,即促膝接谈,亦难领悟矣。”^[223]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理解需要,“讲明显切用者,缓其深奥者以待将来入高等学堂再习”,“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宜操切以伤其身体”^[48]。讲到学生阅读的症结处,帮助学生打通阅读关节,是“专业性地讲”的又一体现。

第三,搭建专业知识与学生阅读需要之间的桥梁。过去常见的做法是在教材中设置知识短文,较为系统地总结专业知识和阅读方法,便于学生自学和运用。如1956《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设置了“对

话”的知识短文,要求学生学习两个课时,学习要点如下:“作品里人物形象的谈话叫对话,对话同叙述和描写的关系。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里的一段对话,看对话在人物事件的描述上的作用。好的对话是一种很经济的描述方法。”学习了这些知识短文后,教师指导学生运用这些知识阅读《水浒传》和《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话,从对话中读懂读深这些人物的特点和精神。由于有了知识短文为桥梁,学生在阅读时很快走进了人物对话的深处,提高了阅读质量。

(二)专业性地导,为学生深度阅读整本书培养专业眼光

专业性地导,是抓住不同文本的核心要素进行指导,帮助学生走进文本的专业核心区,培养学生解读文本的专业眼光。胡适认为学术著作的指导应突出本文的剖析、材料的收集、论理的组织三个重点,^[2120]因为这是学术著作的专业表述之所在。1954年10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主持讨论通过的《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明确要求:“文学作品的阅读要从全体到部分,科学知识文章的阅读要从部分到全体。”^[477]1955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对此进行了说明:“文学作品的教学,要使儿童感受,要使儿童的感情意志得到陶冶,要使儿童对作品有全面的领会,对形象有完整的认识……要多方面引起儿童的想象”;“科学知识的文章要从部分到整体,关注知识的多种联系;阅读历史内容的文章,要回到当时环境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485-86]1956年制定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则对此进行了细化,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指导要求强化如下要点:简单介绍长篇小说《水浒》的主要思想内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主人公鲁达的性格;作品赞扬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痛斥欺压人民的邪恶势力;通过人物的行为和对话表现人物性格。^[4348]这一指导内容集中在情节、主题、人物三个要点上,就如何读懂、读深社会小说中的情节、主题、人物进行细致探讨,为学生培养深度阅读社会小说的专业眼光奠定了基础。

专业性地导,也包括精准指导个别儿童。现代教育心理学家吴增芥先生于1927年就较为详细地提出了整书阅读的个别指导策略。他认为需要特别指

导的儿童主要有四类：一是读书迟钝的学生，“教师应常常把比较浅易而内容和他原来所读材料类似的书提示给他，同时表示和他同样爱好并欣赏那种材料，以增加他的兴趣”；二是兴趣单纯的儿童，“教师的责任，是要和他讲许多有趣的书，指示几本，并鼓励他去浏览和他所深感兴趣的故事和相仿佛的书，这样，他就不致囿于一隅了”；三是专读小说而不喜欢读其他书籍的儿童，“教师应该提示非小说的书籍，并时时告诉他们。当专读小说的儿童要求指导选择书籍的时候，指导员就可以领他到放置别类书本的书架那边，把饶有兴趣而他从前没有注意的书给他看。假如是韵文，随即读几首给他听，他听了自然会羡慕；如系传记可以把那个英雄或名人的事迹简单的讲一下，引起他的求知心”；四是仅看讲女孩故事的女学生和选择书籍容易受别人暗示的同学，“应注意书架的布置。每一书架上要放一块提示板，上面写着书名，著作人姓名，并且把书中最有趣的地方，用图画表示出来，儿童见了，大为诱动。书籍是常常更换的，所以提示板上的字与画，也常常更换”。^{[2]435}

（三）创造性地用，为学生提高整本书阅读成效搭建平台

“文章之学，求其应用”，“故其所授国文，亦宜以实用为归而不必蹈词章之习”。^{[2]2} 杨贤江在《初中学生学习国文底旨趣》中说：“不要只从国文去学国文，不要只将国文当国文学。”^{[2]272} 阅读整本书的真正成效，是将阅读成果用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建设，使之产生知识、能力与精神的力量。百余年来，不同时期的整本书阅读都强调了“创造性地用”这一要求，并积累了读写结合运用、生活情境运用、才艺展示运用、跨学科项目学习运用等经验。如段力佩先生在学生阅读完整书后，指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成果，让学生带着成果走进社会，为学生展示成果搭建平台，提高了学生的成就感。徐振维先生推动的区域改革，特别注重阅读过程中的非智力因素培养，为学生的完整发展提供运用和展示的机会，发挥了整本书阅读的综合效应。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四、百年经验的启示：用专业智慧破解整本书阅读的难题

整本书阅读虽是近年来一个热词，但它却是

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古时极为常见的学习方式。前辈们探索出的经验给了我们如下启示：概念炒作，运动式推进，形式化指导，强迫式阅读，都不能解决整本书阅读存在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沉潜其中，提升并运用专业智慧实实在在地解决整本书阅读的难题，才能引导整本书阅读走上阳光大道。

（一）提升整本书阅读的高度，以思想引领整本书阅读的价值

整本书阅读的目的不是书而是人，不是书中的具体内容而是这本书给予学生和社会的发展力量，其真正价值是在语言的海洋中熏陶出“明圣贤正理，开知识之本”的效果来。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对新学堂寄予了厚望：“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理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体用结合，广读博览，扎民族之根，开世界之眼，兴技艺之能，是整本书阅读应追求的理想综合效应。因此，我们应像百余年来先行者一样，不只是盯着某本具体的书读什么、怎么读，而应站在实现整本书阅读综合效应的高度上，思考某本书读什么、怎么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进行阅读指导前追问如下问题：这本书对学生或社会的发展价值在哪里？这些价值可以借助书中的哪些内容或表达艺术让学生体悟并进而激活学生的兴趣点？这些兴趣点集中体现在此类文本的哪些专业属性上？在这一专业属性上引导学生抵达本书内核的专业思想、思维和路径是什么？等等。然后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转化为阅读指导方案，才能引导学生从浩繁的经典中走出来，避免在具体书籍或文字上斤斤计较，却忽略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本源性问题，实现“以价值引导思想、以思想优化思维、以思维提升质量，以质量换取时间和动力”的整本书阅读良性循环。

（二）提高盘活内部资源的能力，以教学改革破解整本书阅读的时间难题

林轶西先生于1924年就曾发问：“试问中学生每日除去其他科学、吃饭、运动、休息之外，尚有几多功夫可以阅读国文的书籍呢？”^{[2]342} 在今天，林先生的这一发问已变成了不少师生和家长的更大隐痛。在增加阅读时间已几乎不太可能的大背景下，我们只

有像百余年来的改革者一样,盘活内部资源,以教学改革破解整本书的阅读难题。一是融合。模糊整本书阅读与单篇阅读的概念,引导学生用整本书阅读的思路解读单篇文章,把单篇文章作为打开整本书阅读的钥匙,缩减、用活课堂上的单篇阅读时间,在规定的课时内尽可能腾挪出整本书阅读的时间。二是改变。改变把教材选文奉为圣经、逐一解读的做法;改革单篇教学全面开花、费时耗力的惯有教法;消除以练代读、以考代读,一半时间用于语文考试的积习,把学生从单篇、练题和考试中解放出来。三是渗透。阅读无处不在,以整合的思路推进跨学科阅读、社团阅读、活动阅读、社会阅读等,把学生置于阅读的氛围中,让学生时时感受到自己在阅读,是阅读整本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能让学生在语言的海洋中熏出较高的修为来。

(三)全面提升教师研读整本书的能力,以专业化的阅读指导提高阅读效益

教师研读整本书主要包含如下内容:作为纯粹文本的这本书有何价值,这些价值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其精彩何在?这本书的儿童价值和教学价值在哪里,其证据何在?如何实现文本价值、儿童价值和教学价值的统一,其统一点和儿童的兴趣点如何联结?

兴趣点的专业属性及其活化、延伸、质疑的可能性有多大?如何把这种可能性变成阅读指导的方案?如何把这本书的阅读指导方案与单篇教学、其他活动整合起来?等等。因此,教师研读整本书的能力,不仅是自己读懂读深这本书的能力,而是在此基础上将其转化为阅读指导方案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教师学术能力的发展,如胡适、朱自清、叶圣陶等,因自身具备很好的学术涵养,其整本书阅读的指导也就体现了很高的专业化水平,学生的阅读质量也就得到了保障。

参考文献:

- [1]段力佩.语文教材改革的尝试[J].语文学习,1984,(2).
- [2]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 [3]张志公.对当前中学语文教改的意见[J].语文学习,1994,(1):2-3.
- [4]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5]陈英.语文教学整体改革的设计师和实践者[J].语文教学通讯,1992,(10):14-15.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 610068)